



蘇聯文藝選叢

5

蘇聯名作家專集

綏甫林娜

大東書局印行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戲	美	音	作家創作經驗	傳統文學的研究	詩集	報告文學選	少年文藝選
劇	術	樂	一輯	一輯	一輯	三輯	三輯
一輯	一輯	一輯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版

蘇聯名作家專集

第五輯 綏甫林娜

定價一五〇〇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紮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印刷廠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號：7007(300 — 4000)

前記

梭甫林娜是蘇聯現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二十年來，凡是中譯本的新俄小說集，總有她的一篇小說收集在內，從這，可見她在蘇聯的聲譽之隆，在中國的受人歡迎，和她的小說本身的確是勝人一籌，過非凡響的了。

她於一八八九年生於南俄鄂林布爾格省的瓦爾拉瓦沃。父親是奉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個農女。幼時，被養在一個牧師的家裏；中學畢業後，便在城裏做女教師，其後又到鄉村裏當小學教師。一九〇七至一九〇九年，她在威爾諾等各地出演劇場做了女伶。一九二一年，教育人民委員會派她到西伯利亞教育廳充任秘書。同年她就在西伯利亞的報紙上發表她的處女作：派夫魯石金的前程，想不到竟得到意外的成功；其後，西伯利亞火光雜誌刊載她的中篇小說四章，又極受讀者歡迎，及名篇犯人出版，更不脛而走，於是這位蘇聯的新女作家的聲名便揚遍莫斯科。

一九二三年，她到了莫斯科，一九二五年她往列寧格勒，就在那裏長居。

使她最享盛名的作品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譯本，一九三一年北新版。）這篇後來改編戲劇在

莫斯科上演的小說，是描寫一個農女維尼里亞的生活。她出身於鄉間老式的農家，經濟的狀況和個人生活上的不成功使她脫離父母祖先遺傳下來的生活狀態，成為獨身而自由的婦女，無家庭掛慮的女人，公然和鄉村固有的習慣挑戰。但是愛情救了她，她愛上了鄉村裏的一個共產黨，便與他共同經營產業，組織家庭。

但她的短篇作品，技巧優秀，內容樸實真摯，也同樣的受人愛好。她寫作的中心題目可分四類：第一是鄉間婦女的解放；第二是農人革命的真實的描寫；第三是當變革之秋社會階級衝突的狀況；第四是她尤愛紀述描寫那些在動亂之中陷於飢餓流亡終至不得不上偷竊之途的苦難的兒童。誠如蘇聯文藝第四期上「作家介紹」欄裏所說：「她寫實地反映生活，用廣大人民之光來照耀革命。那廣大人民大眾是被革命拉起，拖進新生活的積極建設中去的。」因此，「她的描寫事物大半站在農人的立場上，她對於智識階級份子不表贊成的態度常在她作品的字裏行間透露出來。」（蒙生襲擊譯後語）

凡是看過她作品的人都知道她的作品的風格多少含有鄉村的風味。句子很短，句子的結構時常前後倒置，用以描述人物的談吐風度，的確非常能够傳神。她更愛用土語，這曾使得肥料的日譯者富末辰馬在翻譯時遭遇困難，而在他的譯後記中這樣說道：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熟鄉村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爲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魯迅：一天

的工作，附記）

她的著名的短篇小說很多，除上述肥料（一九二三）外，尚有犯人（一九二二），少年（一九二四），同路人、遇合、卡因酒店、倔強的女人等等。

總之，在她的創作裏，處處反映着十月革命給農民俄國帶來的種種社會的進步；同時，她自身也並不故步自封，以此滿足，却仍時時隨着時代的飛躍而向前沈靜地進展。戰時，她既有女游擊員等的寫作，戰後，聽說她正埋首於寫「獻給偉大衛國戰爭的小說」。

從一九二一年算來，二十年的文學生活，在她也許並不覺得，但就以本集所選的十篇她的中譯短篇小說來看，她之值得世界人們的敬重、喜愛，却亦實非偶然。這裏頭有她銳敏的觀察，有她切身的體驗，有她深切的同情和了解，尤其是對女性和小孩。

本集所選的十篇之中，計有五篇是專描寫各式不同的女性的：如襲擊一篇，雖說是描寫新舊兩代的衝突，老舊的知識階級和革命的新青年份子間的隔膜，但因為這革命的新青年份子是以一個十九歲的「傀儡不羈」的女郎克萊勃卡來代表的緣故，全文愈覺風趣瀟灑而又含着諷刺。而作者的同情傾向於革命的新青年方面，那是格外顯然的。

又如青春一篇，沙孃因為「遇人不淑」，毅然脫離了家庭，讀書之餘，獨自謀生活，並照顧小孩，她明達的婆婆於深感寂寞之後，前去請她回去同伴時，你看沙孃是怎樣回答的？她說：

「不能，媽媽。我不歡喜藕斷絲連的。應該爽爽快快，這樣才能沒有悲劇。我不是鷹，那隻黃色的小鳥……難道我們少共裏可以這樣的嗎？無論如何，我們總不能再關在過去的籠子裏了。你以為我忘記了衣里亞（按即她的丈夫）嗎？不，正因為不忘記才不願意回去！有時，我夢見他，醒來時淚痕滿面，可是人到底不是為睡夢而生活的！假使叫我住到老房間去，那不僅精神上，便是肉體上也會記起他來了。」

「就使他變成另一樣的人，可是要像從前一樣總是不可能的了。我們中間一定要起猜疑的。不，我一切都想過了。假使我們再在一起，那這些情形又會復活轉來。不，媽媽，回到衣里亞那裏的道路已經沒有了。」

「媽媽，用不着軟化！我們應該是絕不退讓的。我重視我自己的青春，其實也應該重視它。」

這些話沒有傷感，沒有悲痛，有的是明白的理智、爽朗的情感和新生的氣息。他如倔強的女人，維爾坎經過內心的一重重苦悶而終於熱愛她的「丈夫」，甚至為他為革命而丟棄性命犧牲；以及老婦人篤陌生的婆媳相逢；女游擊隊員篤親愛的母女惜別，寫的都是現代新式或進步的女性。

犯人、兩個朋友、黃金的幼年時代三篇，全以童犯做主人公，但寫來可多麼親切動人，那些不幸而走入人生歧途，無父無母，飄零四鄉的孩子又是多麼的可愛而又可痛，格里沙誠然是勇敢大膽，但柏吉喀却是可哀地無端地犧牲掉了。

此外肥料一篇，寫的是蘇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貧農和富農的鬭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

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爲然，但作者却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魯迅譯後記）

至於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一篇，那似乎祇是個故事罷了，可也不但可笑，而且含意極多。

石耶一九四九，六。

封 面

「青年鋼鐵工人寫信給斯大林同志」

蘇聯畫家馬蘭也夫作

蘇聯名作家專集

蘇聯名作家專集

(娜林甫綏 · 輯五第)

目次

前記	二
襲擊	二
青春	二
老婦人	四
倔強的女人	五
女游擊員	七
黃金的幼年時代	八
兩個朋友	九
犯人	一〇
肥料	一六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	一九

擊

綏甫琳娜著

大約三年以前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的妻子扔棄丈夫，同軍事委員跑到外省去了。那時候人們每天同艱苦的生活奮鬥，祇是關心到爲日常的麵包或夭折的死亡所得的不幸。那失戀的痛苦，足使阿司達霍夫老去多少年，並且改變容顏，像得了重病一般，在他親友方面却引起了侮辱人的驚異，而且還壞些，引起了帶一點溫和的，俯就的，對於「聖人」的憐惜心。因此他把這極大的悲愁在自願的家居的幽禁裏隱匿着，不使親友們窺到。偶然的人生的遭際予他以在家中做事，並且勉強維持生活的可能。他青年時代的一個密友革命以後在司法部裏佔着顯赫的位置。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關於昆蟲學的著作，他並未讀過。在問他：「你這些時候做些什麼事？」以後，纔知道了一切。於是他很堅決而且迅速的在教育部方面弄到了承認阿司達霍夫同志的著作極有價值的文書。

文憑、口糧照和著作酬金使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得到住宅，溫暖和書房內單獨的工作的可能。

精神方面有病的人正和狗害病一般，自己能找到醫治的根原。阿司達霍夫用興奮的學問上的工作去抵擋失望。工作幾乎完全吞沒了他對於宇宙的人生慾望。而且近年來外界的情勢更使他的工作順利些。

他不必爲預備伙食和收拾住宅等瑣事中斷他的工作。發現了來家做事的女僕。早晨的時間在他是完全舒服的，那時候他不爲任何物和任何人所牽引，一人同自己的學問相處着。腦子在特別清切地做工，手靈便而且堅硬，眼睛十分的銳利。那自信心的快樂的感覺給予他一種創作上的智慧力，簡直是透見一切的力量。

他住的小住宅，窗全朝着寂靜的胡同，裏面三間屋子裏，而且在廚房裏，完全佔滿了對於智識的工作最寶貴的靜寂，正可以聽得出自己的思想來。連別人的呼吸都一點也聞不進到他的寓所裏，去妨礙他用全部的血、全部的腦筋創造智識。他一聽見女僕來上工，用鑰匙開門的聲音，嘆了口氣，萬分不願意的站起身來，緊緊的關上書房的門。他拚命去繼續做工，但是興奮的力量已衰弱下來了。從早晨七點到十一點鐘是他最感到有趣的時間。

從女僕來到的時候起，雖然在他的生活狀態下並不大的。却總免不了有的忙亂便闖進住宅裏來了。工作上必須的助手到家來了，有時候朋友中有人來拜訪，他自己也要出門了。但是早晨時候他忙着自己的書桌上，正和篤信的神父赴早禱一般。很少在這時間有人去妨礙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的，這種事情是可以數得清的。他憶起時永遠是皺緊着眉頭。

忽然在一個不祥的星期五那天，在列寧格勒特城上還搖曳着透明而不正確的，與薄暮相彷彿的，潮潤的晨光的時候，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的寓所裏的電鈴竟大響而特響起來。這昆蟲學家剛剛洗完。

他衣服穿了一半，站在桌前，精細的手指很謹慎地執着一隻象鼻蟲，在欣然審視它脫薄的鼻子。手抖索了一下，這出人不意的一抖索，幾乎使這希貴的物品掉下地去。阿司達霍夫謹慎的放好到桌上。額上露出微汗，兩腿竟驚怕得軟起來。門前那個人真無忍耐性到淘氣的地步。又是一下電鈴，又是一下。在這很短的時間內按了三下。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生氣得耳朵都紅起來。他怒氣惱惱的開門。一個瘦身材的年輕姑娘，戴着掩到鼻根上的方格男便帽，條地一下闖進前室裏來了。

她把一隻磨得極破的小皮箱放在地板上，又把一個用皮帶細着的帆布小包疊在上面。

「阿司達霍夫同志，好呀。我有你一封信，祇是要找到纔好。糟糕，也不知塞到那裏去了……，好了，我用嘴說一樣的，反正是關於我的事情。你好呀。你承認拉手的規矩麼？」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茫無所措而且呆呆笨笨的伸出死白的書生的手來。那姑娘舉起不大，却極堅實的手很快的握了一下，用迅快得離奇的行動從蓬亂的深鴿色的頭髮上脫下便帽，又脫了大衣，把兩件東西往衣架上一放，便回身向着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轉着一雙活潑的黑眼珠兒，很客氣地微笑着。他止住身，用死板板的眼神望着來訪的女客。

「喂。你有沒有鹿皮靴子？我的襪子單薄得很，鞋子簡直等於沒有一樣，還沒有套鞋。腳指頭全變

●現在蘇俄青年的社會裏主張廢除人們相見時握手的禮。理由：第一是握手時容易傳染病毒；第二是太費事，省去寶貴的時問，在機關裏貼着「免除握手禮」的標語是常見的事。

了，凍得要命。這個冬天真討厭！列寧格拉特正和我們西伯利亞一樣。」

「你……你從西伯利亞來麼？」

「從什麼西伯利亞來，我是兩年前從那裏來的。現在從莫斯科來。我轉入這裏大學校去。打算請你幫忙設法，可是自己也辦妥了。怎麼走？一直走麼？難道你已經喝過茶了麼？」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終於提醒過來，生起氣來。帶着特別加重的乾澀的客氣態度問道：「請你饒恕我，但是我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請問貴姓是……」

姑娘很注意朝他臉上望了一下。

「難道現在還有人說：請問貴姓麼？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領子雖然沒有繫好，可是你一望而知總是個中產階級的人。我也不知爲什麼總以爲如果你研究昆蟲，是自然科學家，總是個馬克思派。自然無黨籍的，却總是像馬克思那樣思想的人。」

阿司達霍夫憶起他把上衣一直穿在裏襯衫上面，不由得本能地用手遮蓋着的胸脯，但是爲這一點羞慚的行動更加生氣得厲害些。

「真是從沒有看見過的不害羞的女孩子！」

他厲聲的說出來：

「請你到底講一講，你到我這裏來究竟爲什麼，並且從那兒來？」

那姑娘擡了擡肩膀，揮搖着兩手。

「讓我暖一暖再解釋罷。這是飯廳麼？啊，啊！一個人住着這些房子麼？這真是不錯！你那裏用的是火爐麼？怪不得你『全是過去的』。今天你還沒有生火麼？稍爲有一點暖。我總還是脫下鞋子，暖一暖腳。就這麼坐罷。喂，你知道麼？我簡直看不見你，也不知你在這裏，也不知你走開了。你在這裏麼？」

「自然我在這裏。」

「這麼說，你聽我的履歷書罷。名，父名，姓是克萊渥巴脫拉·伊鮑基托夫娜·康蒲連娜。我年二十歲。生身是小資產階級，律師的女兒。他在革命以前就死了。我還來不及資產階級化呢。他把我們母女扔下了，一個錢也不留，讓我們靠着血汗過活。我的母親就是你太太的表姊。所以要是照世俗的講法，我是你的親戚。」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頹然倒在椅上，用完全可憐的聲音說道：

「我應該對你說，克萊渥巴脫拉……對不住，你父名是……」

「同伴們都叫我克萊勃卡。『克萊勃卡！』自然這名字我不大喜歡。但是沒有法子，總比克萊渥巴脫拉好些。爲這個可惡的名字我常罵母親。她總是想到埃及那裏去，你說對不對？却叫我一世的受

●克萊渥巴脫拉是古埃及及美羅女皇的名字，生於紀元前七十九年，所謂「想到埃及及那裏去」的話就是從這女皇身上引來的。

累！我還想舉行「十月禮」^①。題一個名字叫做莫達。你明白麼？國際青年運動，就是莫達。就是沒有錢去付這筆題新名字的費。」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狠狠地推動椅子，走到她面前，用冰冷的眼神瞧着她全身，咬釘嚼鐵的一句句說出來：——

「姑娘你明白，你的同伴們怎麼樣叫你，在我完全沒有關係。我決不會叫起你來，因為你必須要離開我的住宅。你就在這裏……對不住我說句亮話……不但是不方便，而且在我是不願意的。」

那姑娘坐在椅上，斗然轉了一下身子，幾乎掉在地上，却很靈便的站住了。她又快樂又和藹的說道：「這就是叫做體育。無論傾到那個地位都能站得起來。阿司達霍夫國民^②，這是我對自己說。對你可叫我怎麼說法呢？現在我沒有地方滾去。真是的，不能叫我在街上挨凍呀！你瞧，你一個人佔了三間房子，我却連一個尖角的地方都沒有，而且錢還沒有一個大呢。昨天連一塊麵包皮也沒有吃過，今天看來也吃不着的了。」

①俄傳俗嬰孩出生後例須行洗禮題名，由教士主行這個禮，革命後政教分離，許多不信教的人的家庭不願去請教士，遂想

出所謂「十月禮」的辦法去代替。所以「十月禮」是民事的（非宗教的）題名洗禮。

②莫達是俄文「國際青年運動」之簡寫。

③俄國革命後對普通人用「國民」代替「先生」的稱呼，黨人相互間則稱「同志」。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聽了她這幾句堅決的，在自己十分無趣的，却還很誠懇的話後，重又悵悵起來。

「我並不是立刻趕你……現在咖啡在火酒壺上溫着。隨後女僕就來了。……」

「自然你自己要明白，我並不十分願意討你的恩惠。你在我面前簡直是鮑德溫^①。但是我又冷又餓。所以也無從裝腔作樣。你就要給我啃點兒什麼，那是更好了。」

「怎麼？實在對不住，但是你說出些極可怕的土話……」

「依我看，你說的纔是極可怕的土話：總是『對不住』，『請呀，請呀』的。你知道不知道？已經決定出來，我們兩人是互相反對的了。我想快快的同你分離。所以到你家裏來，是因為我母親寄了封信來，叫我到你家裏來，那封信是有的，可是我丟掉了。我們知道我的表姑母已經同你離婚。但這有什麼要緊呢？決不能因為這個就恨上她，還恨上她的親戚們。也許你並不能使她滿足性慾。」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皺緊了眉頭，用警告的手勢打斷她的話頭，忍着怒氣，很輕聲的說道：「我並沒有恨，所以不能留你在家住的緣故，並不因為妻子的背叛，遷怒於你。」

克萊勃卡從闔緊的嘴唇裏噓了一口氣出來。

「背叛……你那些話全是從醬缸裏出來的，說實話，我真不記得我看見過這樣。」

^①鮑德溫為英國首相，在現在蘇俄青年口中這姓已成為資產階級者的代表名稱。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嘆了一口氣，用手指擦着額角。」

「姑娘，你等在這裏。我立刻就穿好衣裳，再去暖茶壺。」

克萊勃卡用手擰起桌子來。

「不許稱呼我『姑娘！』要是『同志』兩個字在你就像嘴唇上長疙瘩那樣不好受，不如簡直叫我的姓——康蒲連娜罷。」

阿司達霍夫絕不回頭，忙忙的走到臥室裏去，闔上門了。

二

魏克道：阿萊克謝維奇記不起在這出生下世的四十六年來曾對誰感到過毒饑般的仇恨，像對這個克萊渥巴脫拉那樣。除非在嬰孩時代，在記憶力不清的那幾年內，或許能發生這種獸性的，整個的，而且完全無力的恨毒心。也許這是第二次遭受的悲劇麼？但是在有意識的一生裏並沒有過，簡直是並沒有過這般痛苦的仇恨。簡直是痛苦的，因為自己完全的無力。怎麼辦呢？叫巡警幫忙？巡警也拿她沒有辦法。而且也不能把口袋裏分文沒有的女孩扔到街上去。他無論怎樣的仇恨，總不够做這類事情的勇氣。他給過她錢。但是這女孩子的腦筋不但遲鈍，簡直是脫了節的。她宣言說：「你知道麼？我並不願意真正的討你的恩惠。我祇要吃你同你女僕剩下來的東西。這些東西要有什麼用呢？反正你並不養狗，也就